



月 儿 从 军 记

孟 敏

内 容 提 要

在抗日的烽火中，一个十三岁的小姑娘月儿，不幸落入日本鬼子和伪军的魔掌。在地下党员的帮助下，她历尽艰辛，逃出虎口，投奔了解放区。

后来，月儿跟随八路军战士，深入虎穴，引蛇出洞，消灭了日、伪军。她在炽热的斗争中成长起来，终于成了一名光荣的小八路。

全书故事曲折动人，语言流畅，适合少年儿童阅读。

月 儿 从 军 记

孟 敏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河南省周口市印刷厂印刷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32开 5.125印张 80千字

1980年1月第1版 1980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-15,000 册

统一书号R10105.32 定价0.33元

目 录

一	街头风云	(1)
二	夜半枪声	(13)
三	艰难日子	(23)
四	求生之路	(33)
五	冤家路窄	(43)
六	飞出虎口	(56)
七	山路崎岖	(73)
八	茫茫河边	(89)
九	月儿从军	(104)
十	舞台喜逢	(116)
十一	深入虎穴	(127)
十二	引蛇出洞	(144)
十三	前进前进	(157)

一 街 头 风 云

这是一九四一年的隆冬。

在华北太行山下一个不大的县城里，由于日寇的血腥屠杀和疯狂掠夺，到处笼罩着一片白色的恐怖气氛。

一个清冷清冷的早晨，在那堆满积雪的街道上，奔跑着一个十三、四岁的男孩子，圆圆的脸儿，翘翘的鼻子，敦敦实实的个头。他边跑边焦急地呼喊：

“月儿——，月儿——，你妈喊你快回家，快快回家哪！”

他穿大街，进小巷，一迭连声地喊叫着，象有什么火烧眉毛的急事。

他喊的月儿是谁？

啊，月儿，就是在老街庙台下住着的那个拉东洋车张老三的大女儿。说是大女儿，也不过是个十二、三岁的小女孩，鸭蛋脸，瘦小单薄的身个，一头蓬蓬松松的乱发，一双扑闪闪明眸大眼睛。

月儿啊，你现在在哪里？

月儿正在垃圾里拣菜叶哩。

月儿岁数小，可心眼儿灵透着呢。打她记事起，就知道家里穷得叮当响，爸爸是拉东洋车的，连明彻夜死拉活拽跑腾一天，好不容易挣来几个钱，可买来的粮食，还不够全家人吃顿饱饭。妈妈过度劳累，得了肺病，整天价吭吭地咳嗽，喘得上不来气儿。可她为了一家人能活下去，也只得挣扎着瘦弱多病的身子，去给那些有钱的人家缝补浆洗，做个零活，再挣几个钱。她的弟弟明明都八、九岁了，天天吃不饱，身体很是瘦弱，站起来还不能走几步路。所以，月儿刚一懂事，就担负起到垃圾堆上拣菜叶的任务。拣来了菜叶，在清水里洗净，切碎放在锅里，抓一把高粱面或玉米面一搅合，就是一顿饭了。

这些日子，连着下了几场大雪，烂菜叶能是好拣的吗？看，垃圾堆被厚厚的积雪覆盖着，就是有几片破菜帮



烂菜叶，也早埋在雪里看不见了，怎么找啊！

甬看月儿岁数小，可心气大着哩，她就有这么一股倔强劲儿，非拣到菜叶不回家。这也难怪，因为她清早打家里出来的时候，她爸爸头天晚上出去拉洋车，还没回去呢。她想：爸爸拉车肯定不大顺当，要不，怎么能一夜也不回来呢？我得赶快把菜叶拣回去，要不，爸爸跑腾了一个夜晚，回到家里劳累煞了，只有一把高粱面，咋够爸爸吃一顿呢？

月儿走着，想着，不知不觉来到铁道边了。这时，她篮子里还是空荡荡的，肚里饿得咕噜噜咕噜噜直叫唤。

夜个晚上，爸爸拉车出去的时候，妈妈特意给爸爸熬了一锅玉米面菜粥。爸爸舍不得都吃了，还给她和明明剩下了一大碗，他俩分着喝了。这几口粥能顶啥事呢？过了一夜，天气又冷，小北风象刀子一样，溜溜刮着，削得脸蛋儿生疼。一个大清早的奔波，早饿得前心贴到后心了，她是多么想拾上菜叶，早点回到家里。可是，拾几片菜叶，就象大海捞针一样的难，哪也找不到，她是多么着急啊！

吱嘎嘎，吱嘎嘎，一溜老牛车，碾轧着积雪，慢慢悠悠地过来了。

月儿眼尖，一眼就看出车上擻着鼓溜溜的麻袋，

里边装的象是粮食。她还看见车后，跟着两个日本兵。这两个大兵，横眉立眼，凶神恶煞，手里端着上好明晃晃刺刀的枪。

月儿身不由己地跟着牛车走，心里想着：俺们连烂菜叶儿都吃不上，你们倒抢来了这么多的粮食！麻袋破了才好呢，破了粮食掉出来，洒在路上，俺拾回半篮子，煮上半锅，让爸爸妈妈，还有明明，一家人足足吃个饱。可是她睁大眼睛，低头看着，地上除了雪屑，什么也没有，她不由自主自言自语地说：

“哼，真倒霉，连一粒儿也不肯掉下来！”

“月儿——，月儿——，你妈喊你快快回家哪！”

月儿正低着头，跟着牛车急颠颠地走着，忽然听到后边有人喊她，扭头一看，见一个男孩子上气不接下气地跑了过来。月儿一眼就认出，他是邻居刘二顺的儿子豆豆。月儿问他：

“豆豆哥，什么事儿，这么着急？哎哟，看你头上的热气，象是从蒸笼里钻出来的。”

豆豆胸脯一起一伏，气还没喘匀，就一五一十地说起来：

“今个一早，我刚一出门，你妈就着急慌忙到处找你。我问她啥事儿，她也不肯说，只是叫我快点把你找回去。你快快回去吧！”说完，拉上月儿就要

走。

月儿挣脱开他的手说：

“豆豆哥，妈找我，可能是爸爸拉车回来了。一定是妈让我快把拣的菜叶提回去，好给爸做饭吃。你看，多倒霉，一个大清早，跑了好多地方，连一片菜叶也没拣到。俺要空着篮子回去，妈不说俺才怪哩。明明饿的直哭，爸爸吃不饱饭，还怎么去拉车啊！”月儿说着说着，竟抽抽噎噎地哭了起来。

豆豆和月儿，从小在一块儿，月儿家里的困难情况，豆豆怎么能不知道。他非常同情月儿，象大哥哥哄小妹妹一样说：

“月儿，快不要哭了，俺来帮你拣。咱们拣满了篮子，马上回家去，好吗？”

“嗯！”月儿点点头，抹了一把眼泪，仰起鸭蛋脸儿，又看了看那一溜牛车。“吱嘎嘎——，吱嘎嘎——，”这一溜牛车没有走远。她忙捅了一下豆豆，指指牛车说：

“你猜牛车上麻袋里装的是什么？”

豆豆眯细着眼睛，瞅了半天，猜不出来，摇摇头说：

“不知道。你说那是什么？”

“我寻思那是粮食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是粮食？”豆豆有些不信。

“看不见后边还跟着两个日本兵吗？”月儿肯定地说，“这粮食，一准是鬼子从乡下抢来的！”

豆豆抬起头来，又瞅了一眼，点点头说：

“嗨，是这么回事！”

月儿把嘴一撇，不高兴地说：

“我都跟了老半天了，就是不见掉下一个粒儿。要是能拾上点粮食粒儿，不比烂菜叶子好。可麻袋就那么结实，不破个口儿！”

豆豆皱着眉头，思谋了一下说：

“我有办法！”

“你有什么办法？”

豆豆嗖地从上衣口袋里，掏出一个东西来，递到月儿手里。月儿接过来一看，是一把明晃晃的割脚刀儿，便问他：

“你这是打哪儿弄来的？”

豆豆笑着说：

“垃圾堆上拾的呗。俺在磨石上打磨了几次，刀刃儿还挺快呢。不信，你试试。”说着，从地上捡起一根柴草棍儿，递到月儿手里。月儿在木棍上削了两下，刀口着实锋利。便说：

“你是想——”

豆豆没等月儿把话说完，就接上话茬：

“我是想，用这小刀儿，拉上一刀子，麻袋不破个大口子才怪哩，粮食粒儿不就掉出来了吗？”

月儿担心地说：

“哎呀，那可不是玩的，你没看见车后头跟着的那两个日本兵多凶。要叫他们看见了，还不开枪把你打死！”

豆豆绷着脸儿，想了一会儿，满有把握地说：

“我有办法，走，咱们先在车后头跟一会儿，你看我眼色行事，保准没错儿。”

月儿跟豆豆成天价在一块儿，能不知道他的脾性：说话有准儿，办事有门道，不是那种冒失鬼。她非常信任地跟着他撵那牛车。

常言说，下雪不冷消雪冷。雪后，呼溜呼溜刀削似的小北风一刮，就得更冷了。那两个日本兵，端着上刺刀的枪，迎着寒风，龟缩着脖儿走着。

他们走着走着，突然听到路旁有瓢勺丁当乱响的声音，一股股喷香喷香的味儿，从那里飘出来，钻进鼻孔。他们仰头一看，原来是个饭馆。前头那个日本兵，用半通不通的中国话，冲着赶车的民伕喝道：

“原地的休息。我们米西米西的有（吃饭的意思）！”

“喔！吁！”赶车人挥舞着鞭子，把老牛车停在路旁，又忙给老牛弄草加料去了。那两个日本兵，连个岗哨也没留，就一头钻进饭馆里，大吃二喝去了。

豆豆拉了一把月儿，对准她的耳朵，悄声说：

“好机会来到了，跟我来，咱们这就下手！”两人说着话儿，一前一后疾速钻进牛车群里。

这时，那几个赶车的老汉，聚拢在一起，点着了不知从哪里捡来的柴草。红红的火苗儿，映照着他们那黑呛呛干瘪瘦削的脸。他们边烤着火，边从怀里掏出黑红黑红的高粱面窝窝头，烘烤着。他们又将那烤好了的，填放在嘴里，慢慢地嚼动着，咀嚼着。

豆豆和月儿在车缝里钻来钻去。瞅准空儿，豆豆从兜里掏出割脚刀来，冲着麻袋狠狠地拉了一下子。里边露出鼓溜溜的麦粒儿。月儿惊喜地说：

“真好，还是麦粒儿！”

豆豆一摆手，说：

“小声点儿，快接篮子！”

“哗哗哗！”麦粒儿崩豆似地往下流，不多一会儿，就接了半篮子，多了也提不动啊。豆豆又忙接上他提的那只篮子，直到两人觉得弄够了，才扛上篮子，从牛车群里出来。他俩正要往回走，忽听有人喊

道：

“小孩的不要走！捉呀捉呀，捉住那两个小孩的！”

豆豆和月儿，扭头一看，见是个日本兵。只见他一只手拿枪，一只手挥动着，嘴里叽哩哇啦，一会是日本话，一会又是中国话。原来那两个日本兵，到饭馆吃饭，并不放心，过一会儿，就出来看看，再过一会儿，又出来看看。前两次，他们出来的时候，豆豆和月儿，正钻在牛车群里。



他们个儿小，老牛和大车把他俩遮住了。等他们弄上了麦粒，从牛车群里钻出来的时候，凑巧，一个日本

兵从饭馆里伸出头来。就这样，豆豆和月儿，被他瞅见了。

豆豆和月儿撒腿就跑，月儿手里还提着半篮子麦粒，哪里跑得动，没跑几步就迈不开脚了。豆豆一把夺过篮子，说：

“两只篮子，我都来提，你只管跑就是了。你见巷就钻，见胡同就躲，他们看不到你的影儿，追会子也就拉倒了。”

甬看月儿身个小，可经受过风雨的锻炼，一空了手儿，身子轻巧得象只小燕儿，眨眼之间没影儿了。

那两个日本兵，看跑走了一个，就瞄着豆豆打起枪来。

豆豆听到枪响，嗖地一跳，钻到路旁一个厕所里，只觉得子弹打在厕所的土墙上，冒起了土花儿。这个厕所，是两头出进。豆豆从这头钻进去，从那头钻了出来，七拐八扭，串了几个胡同，也就没影儿了。

那两个日本兵，在这厕所里转磨了半天，啥也没见到，又担心那一溜牛车出事，只好悻悻地返回去了。

豆豆胳膊上的劲头真不小，一手提一只篮子，又是跑，又是跳，还不觉一点点累。他听到后边没啥动静了，就放慢了步子。

“豆豆哥，豆豆哥，你快些走啊！”月儿站在前边的路口，扬着小手儿喊着。

豆豆一看月儿在前边向他招手，不由加快了步子，一阵风似地来到月儿跟前。月儿忙接住篮子，问道：

“那两个日本鬼子没有再追？”

“追咧！”豆豆把嘴一撇，满不在乎地说，“那两个脓包，能追上我？他们见追不上了，就开了枪。只听子弹日日响，哼，连头皮儿也没蹭着。”

月儿故意努了一下嘴儿，说：“看你，说的倒挺松快。俺一听见枪响，吓得心通通跳，真怕把你打死了！”

“没事儿！”

两个人，又各自提上自己的篮子，说着话儿往回走。月儿走了不多一会，就又水泼汗流走不动了。人瘦弱，肚里又没食儿，刚才又惊吓了那么一下子，只觉着浑身瘫软，真的，她一点劲儿也没有了。豆豆只好又给她扛上篮子。

啊，总算回到家门口了，月儿那悬着的心一下子落下来。这麦粒儿快到嘴了，全家人能吃顿饱饭了。爸爸妈妈见了这麦粒儿，不定高兴成什么样子呢。她甜丝丝地想着，轻轻地拍打着那扇破旧的木板门儿，

喜兴兴地叫道：

“妈，快开门，快开门呀！”

门吱扭一声打开了，月儿指着篮里的麦粒儿手舞足蹈地说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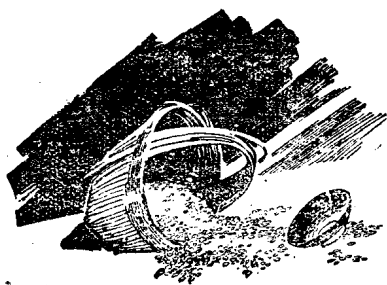
“妈妈，你看，麦粒儿！麦粒儿！叫爸爸也快来
看呀！爸爸，你快出来看看呀！”

“你爸，你爸，他，他……看不到啦，他……”

“啊，爸爸他怎么啦？他——”

“他，他被日本鬼子开枪打死啦！”

“啊——”月儿听到这个可怕的消息，只觉得脑袋嗡的一声，全身僵了一般，眼前一黑，一头跌倒在地。那半篮子麦粒儿，也哗地倾洒在地上……



二 夜 半 枪 声

头天晚上，张老三胡乱地喝完那碗能照见星星的稀菜粥，站起身来，煞了煞腰，拽上那辆租赁来的洋车，慢搭搭地走出门来。三十多岁的汉子，本来正是力脉壮的时候，可由于饥饿的煎熬，劳累的折磨，已经是弓腰驼背的人了，再加上那张瘦削的长方脸儿，人越发显得老相。

月儿妈见丈夫走出门来，还不大放心地追出来，千叮咛万嘱咐地说：

“孩他爸，揽不上顾客，你可早些回来，甬在风天雪地里傻等着。世道不平稳，家里的人着急啊！”

“嗯！”张老三头也不抬，嘴里答应着，两只脚只顾紧一步慢一步地往前走。是啊，日本侵略者象毒蛇一样盘踞在这个城市里，一到晚上，更是胡乱打枪。这些年来，不知他们枪杀了多少无辜的生命。所以，人们在晚上是不轻易出门的。可张老三为了一家能生活下去，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，外出拉车。

张老三来到道岔街口一棵老槐树下，停了下来。

这里是出城进城的主要道口，雇车的人比较多，所以拉车的人都愿聚拢到这里来。

老三在这里等候了好一会儿，不见有人来雇他的车。雪后，天气是这样的清冷，深更夜半，呼呼的寒风，一阵比一阵大。老三穿的衣服又单薄，贴身是件缺絮少瓢的破烂棉袄，外罩一件灰蓝大布衫。寒风打在身上，象锥子扎一样往肉里钻，只觉着衣服还没纸厚。肚里无食，更是觉着呛不住劲儿，时间不长，就冻得浑身哆嗦起来。

天气冷，世道不平稳，外出的人实在是少，看来，今晚是难等上雇客了。他想拔腿回家去，可是转念一想，今个拉车挣的钱，还不够交租车费。日子越来越紧巴，今晚要是再挣不下钱，怕是明天连菜粥也喝不上了，全家人就得支起牙来。

他在这昏暗的路灯下，等呀等呀，忽见豆豆他爸刘二顺拉着车过来了。忙问：“二哥，今晚拉了一趟没有？”

二顺嘴里骂骂咧咧，老大不高兴地说：

“唉！甬提了。拉，倒是拉了一趟，可那龟孙子不开眼，一下车撒丫子就跑，撵也没撵上，白拉了。他妈的，这种鬼世道，什么样的人也有，净跟咱穷苦人找别扭！”

老三问道：